

两口子 一辈子

■记者 丁阮育 钱澄蓉 通讯员 倪春军 成 超 摄影 王 强



由丈夫推着散步的丁玲玲觉得很满足

组成幸福家庭

这些时日，曹桥这个盛产杜瓜子的街道到处浸润着收获的喜悦，空气中更是弥漫着炒瓜子的醇香。石龙村沿马路的一家小食品厂里，陆天法就在那工作。他身着墨蓝色的工作服，手中的铲子上下纷飞，背影有些佝偻却又很坚定。休息时，大多数工人都会脱下手套端起杯子呷口茶，拉拉家常，而他则是匆匆赶向不远处的家，因为那里有他瘫痪在床的妻子丁玲玲。

“上午感觉怎么样？要上厕所吗？水要喝吗？外面不冷又有太阳，要不要推你到场上晒晒太阳？”刚跨进门，陆天法就迫不及待地向丁玲玲问道，生怕晚一刻，妻子就会有不舒服。而每每这时丁玲玲总会很欢喜，爽朗地应道：“好啊！”他会推着她到场前，拿条毯子盖在腿上，如今这双腿已经不能再行走，他要做的便是妥帖地照顾好，因为他了解，妻子现在所有的坚强乐观都是源自于他。

厄运悄悄降临

只是，这样的幸运并没有长久。1997年上半年开始，她总是觉得身体有些说不清的不舒服。“先是腰麻麻的，然后从腰一路麻到腿上，有时是一会儿，有时是一阵子，再后来越来越频繁，麻得也越来越久，要很长时间才能缓过来。”但要强的丁玲玲只当是自己农活干得累了，并没有太当回事，直到那次收晚稻时。“那天突然头很疼，然后就神志不清了，人也迷迷糊糊的，我想站起来，结果怎么也走不动了。”丁玲玲说。

贴身悉心照顾

“玲玲，医生不敢给你手术了，那我们回家吧，以后我伺候你，哪怕只能躺在床上，我也会让你过得好好的。”面对愁云笼罩的妻子，陆天法只能用言语鼓励她好好活下去，用承诺支撑起她生活的希望。多年的夫妻感情，丁玲玲懂陆天法，她拉着他的手说：“只要你在身边，我躺着也能活下去。”那天，陆天法强忍着眼泪，收拾了一下行装，带着妻子回家了。

从最后一次出院回到家的那天起，陆天法就开始全面地负责起妻子的起居并且担当起“保健医生”的职责。随着妻子的下

半身知觉越来越弱，吃喝拉撒基本都需要陆天法帮助，家里做饭、洗衣、搞卫生的活也都落到了陆天法身上。刚开始的时候没有经验，陆天法忽略了给妻子翻身、按摩肌肉，没过多久丁玲玲身上就长出了褥疮。眼见妻子身上的一块红斑越长越大，陆天法着急了，马上将妻子送到医院。最后，辗转到了嘉兴，通过植皮的方法才将这褥疮治好。褥疮之症来势汹汹，险些要了丁玲玲的命，这让陆天法倍感自责。从此，褥疮这两个字就刻在了他的脑海里：“坚决不能让妻子再长褥疮了。”

1980年的春天，22岁的丁玲玲来到大队开插秧机，上班第一天，她就遇上了另一个小伙子。对方高高大大，笑起来很好看。“你一个姑娘也开插秧机啊？来来来，我教你啊……”年纪相仿的

两人没有什么代沟，一个乐意教，一个虚心学，很快便熟识起来。身边的亲戚朋友也乐见这样的场景，等到那年秋季，一个村的熟人便做起了媒人：“你们呀，这样要好，要不试试谈谈朋友看看？”丁玲玲瞬间红了脸，而陆天法则在一边憨憨地笑着。

没有过多的言语，只有安安静静

的呵护。从那天起，丁玲玲的父

母家似乎多了个儿子，水缸里的水

永远都是满的，稻子总有人抢着帮

忙收割，柴火总是天没亮就劈好了，

房前屋后有个修修补补总也不缺人

……陆天法勤勤恳恳地帮着丁玲玲家忙前忙后，

两人没有什么代沟，一个乐意教，一个

虚心学，很快便熟识起来。身边的亲戚

朋友也乐见这样的场景，等到那年秋季，

一个村的熟人便做起了媒人：“你们呀，

这样要好，要不试试谈谈朋友看看？”

丁玲玲瞬间红了脸，而陆天法则在一边

憨憨地笑着。

没有过多的言语，只有安安静静

的呵护。从那天起，丁玲玲的父

母家似乎多了个儿子，水缸里的水

永远都是满的，稻子总有人抢着帮

忙收割，柴火总是天没亮就劈好了，

房前屋后有个修修补补总也不缺人

……陆天法勤勤恳恳地帮着丁玲玲家

忙前忙后，两人没有什么代沟，一个

乐意教，一个虚心学，很快便熟识起来。

身边的亲戚朋友也乐见这样的场景，等

到那年秋季，一个村的熟人便做起了媒

人：“你们呀，这样要好，要不试试谈

谈朋友看看？”丁玲玲瞬间红了脸，而

陆天法则在一边憨憨地笑着。

没有过多的言语，只有安安静静

的呵护。从那天起，丁玲玲的父

母家似乎多了个儿子，水缸里的水

永远都是满的，稻子总有人抢着帮

忙收割，柴火总是天没亮就劈好了，

房前屋后有个修修补补总也不缺人

……陆天法勤勤恳恳地帮着丁玲玲家

忙前忙后，两人没有什么代沟，一个

乐意教，一个虚心学，很快便熟识起来。

身边的亲戚朋友也乐见这样的场景，等

到那年秋季，一个村的熟人便做起了媒

人：“你们呀，这样要好，要不试试谈

谈朋友看看？”丁玲玲瞬间红了脸，而

陆天法则在一边憨憨地笑着。

没有过多的言语，只有安安静静

的呵护。从那天起，丁玲玲的父

母家似乎多了个儿子，水缸里的水

永远都是满的，稻子总有人抢着帮

忙收割，柴火总是天没亮就劈好了，

房前屋后有个修修补补总也不缺人

……陆天法勤勤恳恳地帮着丁玲玲家

忙前忙后，两人没有什么代沟，一个

乐意教，一个虚心学，很快便熟识起来。

身边的亲戚朋友也乐见这样的场景，等

到那年秋季，一个村的熟人便做起了媒

人：“你们呀，这样要好，要不试试谈

谈朋友看看？”丁玲玲瞬间红了脸，而

陆天法则在一边憨憨地笑着。

没有过多的言语，只有安安静静

的呵护。从那天起，丁玲玲的父

母家似乎多了个儿子，水缸里的水

永远都是满的，稻子总有人抢着帮

忙收割，柴火总是天没亮就劈好了，

房前屋后有个修修补补总也不缺人

……陆天法勤勤恳恳地帮着丁玲玲家

忙前忙后，两人没有什么代沟，一个

乐意教，一个虚心学，很快便熟识起来。

身边的亲戚朋友也乐见这样的场景，等

到那年秋季，一个村的熟人便做起了媒

人：“你们呀，这样要好，要不试试谈

谈朋友看看？”丁玲玲瞬间红了脸，而

陆天法则在一边憨憨地笑着。

没有过多的言语，只有安安静静

的呵护。从那天起，丁玲玲的父

母家似乎多了个儿子，水缸里的水

永远都是满的，稻子总有人抢着帮

忙收割，柴火总是天没亮就劈好了，

房前屋后有个修修补补总也不缺人

……陆天法勤勤恳恳地帮着丁玲玲家

忙前忙后，两人没有什么代沟，一个

乐意教，一个虚心学，很快便熟识起来。

身边的亲戚朋友也乐见这样的场景，等

到那年秋季，一个村的熟人便做起了媒

人：“你们呀，这样要好，要不试试谈

谈朋友看看？”丁玲玲瞬间红了脸，而

陆天法则在一边憨憨地笑着。

没有过多的言语，只有安安静静

的呵护。从那天起，丁玲玲的父

母家似乎多了个儿子，水缸里的水

永远都是满的，稻子总有人抢着帮

忙收割，柴火总是天没亮就劈好了，

房前屋后有个修修补补总也不缺人

……陆天法勤勤恳恳地帮着丁玲玲家

忙前忙后，两人没有什么代沟，一个

乐意教，一个虚心学，很快便熟识起来。

身边的亲戚朋友也乐见这样的场景，等

到那年秋季，一个村的熟人便做起了媒

人：“你们呀，这样要好，要不试试谈

谈朋友看看？”丁玲玲瞬间红了脸，而

陆天法则在一边憨憨地笑着。

没有过多的言语，只有安安静静

的呵护。从那天起，丁玲玲的父

母家似乎多了个儿子，水缸里的水

永远都是满的，稻子总有人抢着帮

忙收割，柴火总是天没亮就劈好了，

房前屋后有个修修补补总也不缺人

……陆天法勤勤恳恳地帮着丁玲玲家

忙前忙后，两人没有什么代沟，一个

乐意教，一个虚心学，很快便熟识起来。

身边的亲戚朋友也乐见这样的场景，等

到那年秋季，一个村的熟人便做起了媒

人：“你们呀，这样要好，要不试试谈

谈朋友看看？”丁玲玲瞬间红了脸，而

陆天法则在一边憨憨地笑着。

没有过多的言语，只有安安静静

的呵护。从那天起，丁玲玲的父

母家似乎多了个儿子，水缸里的水

永远都是满的，稻子总有人抢着帮

忙收割，柴火总是天没亮就劈好了，

房前屋后有个修修补补总也不缺人

……陆天法勤勤恳恳地帮着丁玲玲家

忙前忙后，两人没有什么代沟，一个

乐意教，一个虚心学，很快便熟识起来。

身边的亲戚朋友也乐见这样的场景，等

到那年秋季，一个村的熟人便做起了媒

人：“你们呀，这样要好，要不试试谈

谈朋友看看？”丁玲玲瞬间红了脸，而

陆天法则在一边憨憨地笑着。

没有过多的言语，只有安安静静

的呵护。从那天起，丁玲玲的父

母家似乎多了个儿子，水缸里的水

永远都是满的，稻子总有人抢着帮

忙收割，柴火总是天没亮就劈好了，

房前屋后有个修修补补总也不缺人

……陆天法勤勤恳恳地帮着丁玲玲家

忙前忙后，两人没有什么代沟，一个

乐意教，一个虚心学，很快便熟识起来。

身边的亲戚朋友也乐见这样的场景，等

到那年秋季，一个村的熟人便做起了媒

人：“你们呀，这样要好，要不试试谈

谈朋友看看？”丁玲玲瞬间红了脸，而

陆天法则在一边憨憨地笑着。

没有过多的言语，只有安安静静

的呵护。从那天起，丁玲玲的父

母家似乎多了个儿子，水缸里的水

永远都是满的，稻子总有人抢着帮

忙收割，柴火总是天没亮就劈好了，

房前屋后有个修修补补总也不缺人

……陆天法勤勤恳恳地帮着丁玲玲家

忙前忙后，两人没有什么代沟，一个

乐意教，一个虚心学，很快便熟识起来。

身边的亲戚朋友也乐见这样的场景，等

到那年秋季，一个村的熟人便做起了媒

人：“你们呀，这样要好，要不试试谈

谈朋友看看？”丁玲玲瞬间红了脸，而

陆天法则在一边憨憨地笑着。

没有过多的言语，只有安安静静

的呵护。从那天起，丁玲玲的父

母家似乎多了个儿子，水缸里的水

永远都是满的，稻子总有人抢着帮

忙收割，柴火总是天没亮就劈好了，

房前屋后有个修修补补总也不缺人

……陆天法勤勤恳恳地帮着丁玲玲家

忙前忙后，两人没有什么代沟，一个

乐意教，一个虚心学，很快便熟识起来。

身边的亲戚朋友也乐见这样的场景，等

到那年秋季，一个村的熟人便做起了媒

人：“你们呀，这样要好，要不试试谈

谈朋友看看？”丁玲玲瞬间红了脸，而

陆天法则在一边憨憨地笑着。

没有过多的言语，只有安安静静

的呵护。从那天起，丁玲玲的父

母家似乎多了个儿子，水缸里的水

永远都是满的，稻子总有人抢着帮

忙收割，柴火总是天没亮就劈好了，

房前屋后有个修修补补总也不缺人

……陆天法勤勤恳恳地帮着丁玲玲家

忙前忙后，两人没有什么代沟，一个

乐意教，一个虚心学，很快便熟识起来。

身边的亲戚朋友也乐见这样的场景，等

到那年秋季，一个村的熟人便做起了媒

人：“你们呀，这样要好，要不试试谈

谈朋友看看？”丁玲玲瞬间红了脸，而

陆天法则在一边憨憨地笑着。

没有过多的言语，只有安安静静

的呵护。从那天起，丁玲玲的父

母家似乎多了个儿子，水缸里的水

永远都是满的，稻子总有人抢着帮

忙收割，柴火总是天没亮就劈好了，

房前屋后有个修修补补总也不缺人

……陆天法勤勤恳恳地帮着丁玲玲家

忙前忙后，两人没有什么代沟，一个

乐意教，一个虚心学，很快便熟识起来。

身边的亲戚朋友也乐见这样的场景，等

到那年秋季，一个村的熟人便做起了媒

人：“你们呀，这样要好，要不试试谈

谈朋友看看？”丁玲玲瞬间红了脸，而

陆天法则在一边憨憨地笑着。

没有过多的言语，只有安安静静

的呵护。从那天起，丁玲玲的父

母家似乎多了个儿子，水缸里的水

永远都是满的，稻子总有人抢着帮

忙收割，柴火总是天没亮就劈好了，

房前屋后有个修修补补总也不缺人

……陆天法勤勤恳恳地帮着丁玲玲家

忙前忙后，两人没有什么代沟，一个

乐意教，一个虚心学，很快便熟识起来。

身边的亲戚朋友也乐见这样的场景，等

到那年秋季，一个村的熟人便做起了媒

人：“你们呀，这样要好，要不试试谈

谈朋友看看？”丁玲玲瞬间红了脸，而

陆天法则在一边憨憨地笑着。

没有过多的言语，只有安安静静

的呵护。从那天起，丁玲玲的父

母家似乎多了个儿子，水缸里的水

永远都是满的，稻子总有人抢着帮

忙收割，柴火总是天没亮就劈好了，

房前屋后有个修修补补总也不缺人

……陆天法勤勤恳恳地帮着丁玲玲家

忙前忙后，两人没有什么代沟，一个

乐意教，一个虚心学，很快便熟识起来。

身边的亲戚朋友也乐见这样的场景，等

到那年秋季，一个村的熟人便做起了媒

人：“你们呀，这样要好，要不试试谈

谈朋友看看？”丁玲玲瞬间红了脸，而

陆天法则在一边憨憨地笑着。

没有过多的言语，只有安安静静

的呵护。从那天起，丁玲玲的父

母家似乎多了个儿子，水缸里的水

永远都是满的，稻子总有人抢着帮

忙收割，柴火总是天没亮就劈好了，

房前屋后有个修修补补总也不缺人

……陆天法勤勤恳恳地帮着丁玲玲家

忙前忙后，两人没有什么代沟，一个

乐意教，一个虚心学，很快便熟识起来。

身边的亲戚朋友也乐见这样的场景，等

到那年秋季，一个村的熟人便做起了媒

人：“你们呀，这样要好，要不试试谈

谈朋友看看？”丁玲玲瞬间红了脸，而

陆天法则在一边憨憨地笑着。

没有过多的言语，只有安安静静

的呵护。从那天起，丁玲玲的父

母家似乎多了个儿子，水缸里的水

永远都是满的，稻子总有人抢着帮

忙收割，柴火总是天没亮就劈好了，

房前屋后有个修修补补总也不缺人

……陆天法勤勤恳恳地帮着丁玲玲家

忙前忙后，两人没有什么代沟，一个

乐意教，一个虚心